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164

丁巳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端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第九輯 161-180

- 161 天竺靈籤木刻 鄭振鐸編並跋 (1958)
- 162 粵風 鍾敬文重編並記 顧頡剛序 (1927)
- 163 泉州民間傳說 吳藻汀錄編 (1946)
- 164 中國語音轉化 戴淮清著 (1974)
- 165 講食集 陳夢因著 周鼎序 (1975)
- 166-7 中國舞蹈史 何志濬著 (1961)
- 168 臺灣地方戲調查 中國文化學院
戲劇系國劇組 (1967)
- 169 南北拳術教範 李存義述 (1835)
- 170 大陳紀略 孫靜江著 (1965)
- 171-2 春謎大觀 萍社同人輯 王文濡序 (1920)
- 173 紅樓夢弟子書 清·光緒刻本 (1899)
- 174-6 花木鳥獸集類 清·吳寶芝撰 (1780)
- 177 邱罔舍卡通 蔡雲龍繪 (1964)
- 178-9 消閑大觀 蝶廬主人編集 (1913)
- 180 龍年談龍文輯 婁子匡等著 (1976)

扉頁說明

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慕陵（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遠。

古越 婁子匡 謹識

五九年三月

隨筆（代序）

方 修

（一）

同事戴淮清先生的音轉學著作，刻在排印中，擬自費出版。他把稿件的副本交給我，叫我寫序。要外行人來講內行話，這無異是在開玩笑。沒辦法，只能寫幾段因戴先生的文章引起的瑣碎的感想。

據我所知：戴先生的著作分篇在報章上發表的時候，讀者們的反響是見仁見智，贊否不一。最普遍的一種說法是：此西和蔡、君不謹。

如果這是實話，我倒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因為這些文章我大體上是看懂的。這也許是作者所涉及的一些語言聲韻的常識，我都有了一點的緣故。

我從未認真地讀過一冊文字學或聲韻學之類的專著。但少時却搞過好幾年舊詩詞，常常在平仄四聲中兜圈子，那本「詩韻集成」也幾乎翻破了。更早時候，還接觸過潮語十五音，對於所謂反切——中國傳統字書的注音法，一度摸得爛熟。這些可能是我看懂了戴先生的文章的基本條件。

另一方面：我不諳洋文，連幾個粗淺的英文的發音也都十分蹩腳，但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却先後學過一段時候的中國拼音文字，從國語羅馬字到拉丁化新文字，從什麼趙元任方案到瞿秋白方案，大多涉獵了一遍；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現的若干漢語拼音新方案，也盡可能找來看看。這些偏門「雜學」，使我熟悉了一些拉丁字母的性質以及拼寫變化等等特點。因而也有助於我對於戴先生的談論音轉問題的理解。

然而，這祇能說明我還可以欣賞這一部音轉學的著作而已，距離寫序的資格是太遠了。

（73・12・17）

（二）

這幾天把戴先生交來的一批音轉學的稿件粗略地看完了。我覺得一般讀者所以認為這些文章深奧難懂，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在於文章的內容，而是對於音轉學的本質及戴老的著述旨趣不大清楚的緣故。如果解除了這一層疑難，再來看這些作品，相信就不會有問題了。

我們假定，很早的時候，人們常常是採用單一的表語音或字來表達某種意象的。這些單一的音或字，由於經過了無數個一代的流傳轉

： ； ；

播，以及人們的拓殖遷徙而造成的地理上的隔閡，音的唸法和字的寫法，乃不斷地孳息，生發，分化，一變再變，終於形成了今天的許多讀音不同，形體不同，而意象却又相通的同義字。但這許多的同義字的來源，或其演進流變的情形，却是大都有軌跡可以探尋的。它們常常有其共同的語根，有其內在的聯繫。音轉學，可以說就是研究這種語音和字形的展轉演變的線索或規律的一門科學。戴老的音轉學的著作，就是在發表他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的心得；同時又進一步地把這些心得用於具體的考証工作，如解釋古書的疑義、糾証古代的地名，追溯某些漢字的原始的音義等等。這一門研究工作，性質與中國傳統的文字學家的所謂轉注之學相同。不過戴老所開闢的境界，遠較前人幽深博大；運用的方法也比前人更新、更科學；因而糾正了前人的許多錯誤，或提供了許多新的發見。

這樣地把戴老的著述的性質及旨趣弄清楚了，再加上一點耐心和一點英文的拼音常識，則這些文章是一定可以看懂的。

(74、2、4)

(三)

何以說閱讀戴老的文章要有一點耐心呢？原來這些音轉學的著述，乃以筆記的形式寫成。作者讀書得閒，隨手錄出，零星湊集，每條自成起訖，不像一般教學講義那麼顯得有統系，有組織，綱舉目張。這些筆記的編次排比，也不大講究歸類，舉凡字義的訓詁，字源的追索，字音字形遞變的探討、物名的考証等等，常常合併在一篇長文之內，如「以音轉原理正名辨義」一文就是。因而讀起來可能覺得瑣碎、散漫、雜亂，必須放慢速度，細心領會，沒有閱讀其他結構齊整的編著那麼輕便，這就需要一點耐心了。

然而，這一點耐心的付出是值得的。戴老的作品特點，並不在於它的系統性，而是在於它的獨創性。這些零零星星的簡賅的筆記，幾乎每一條都是一個匠心獨運、功力深厚的新發見，而且富於啓示意義，可以發展成爲一個研究專題。正如作者自己在考証出尚書的黑水即是長江之後所說的：「余不欲引經據典作洋洋數萬言之長文以爲証；余無暇及此，亦不屑爲之。但史地學生之欲寫博士論文而苦無題目者，大可寫一篇『大禹足跡考』，兼叙黑水與三足」。這不見得是故作豪語；事實上獨創性比較強的學術文字，往往只有這種先驅的作用，發展的潛能。王瑤得到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辭與酒及藥之關係」一文的啓發，終於寫成了三冊中古文學史論——「中古文學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學風貌」，就是一個大家熟知的例子。

(74、2、11)

(四)

我的認爲多用一點耐心來讀戴先生的音轉學的作品是值得的，這不單是因為戴老的文章獨創性強，新發見多，同時也因為在這些雖然

零碎的節記裏面，常常可以窺見作者運用其過人的思考力，在學術的疆域中上下求索的過程：怎樣發現問題、摸索方向、提出辦法、以至於解決問題，較之閱讀一般教科書式的專著，可說另有一番趣味。茲舉作者探討「文質彬彬」一語的釋義為例。

論語：「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注：「彬彬、雜半貌」。若照鄭注解釋，則下兩句猶言「文與質參半，然後得謂之君子」。然證諸其他典籍，「彬彬」却非雜半。……然則，「彬彬」應作何解？叩詢數位學友，所答亦紛紜。某甲曰：「彬彬有禮，如戲台上之小生」；某乙謂：「彬彬謂斯文」；丙曰：「彬彬謂郎才」。因各人意思不同，解釋亦各不同。中文之艱難，由此可見一斑。說文：「彬彬、文質備也」，此亦非最佳之解釋，但已比鄭注為勝。辭通作者朱起鳳知與「彬彬」同義者有「份份」、「斌斌」、「分分」、「斑斑」，然所引之例證亦不足闡明「彬彬」之真義。余沉思數日，某夜忽想起「玢」字，立刻起床翻閱字典，果然覓得線索。線索已得，「彬彬」之意義自明。「彬」與「玢」均讀如「賓」bin，加g則為「炳」bing。「彬」bin轉ao則為「彪」biao，故「彬彬」實猶「彪炳」也。……玉之花紋謂之玢，後來借以形容文采鮮明之物，更借以喻多姿多采之學士。……

如果作者為了強求書的結構的齊整，去「燕」存著，祇告訴我們這麼一句話：「文質彬彬」儘可譯為「文與質俱彪炳」、「品學兼優」、或「學問與品性均昭彰」，則讀來雖然便當，却也索然無味矣。

(74·2·18)

(五)

上文解釋了閱讀戴先生的音轉學的作品所以要有一點耐心的原因。現在再談談這些文章的欣賞又何以要有一點英語拼音的常識。

這是因為，戴老對於音轉問題的論述，在注音方面，用的不是「國語注音符號」，而是本地通行的洋文拼音。例如下列一段：

視sh加n聲則為審shen，視sh加u為熟shu，審shen轉u亦為熟shu。因此，「熟視」猶「審視」，「審察」猶「視察」也。視sh加ng聲則為省 sheng，「省親」即「視親」之謂。論語：「吾日三省吾身」，此猶言「余每日三審吾身」也。與視sh同音之識sh加ng聲亦為省 sheng，例如「不省人事」。

這大意是說，「sh」是視、審（熟）、省、識這些字的語根，也可能是人們表達「視」這個意象的較原始的語音或字音；但由於幾千年來的輾轉流變或分歧發展，乃演化為這許多不同形體的同義字。它們之間，讀音不盡相同，但聲母相通（sh），有的連韻母也相仿（審，省），可以窺見彼此間的關係。作者在這裏便是用洋文拼讀法來注音，以說明其間變化的痕跡。

作者以洋文字母來注音，取代「國語注音符號」，我想一方面是出於印務館沒有「注音符號」的鉛字的緣故。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採用這種表音文字來標音，較之採用「波瀾麼」等三十七個圖形，在視覺上更容易顯出有關語音的轉化演變的線綫；如sh, shen (— shu), sheng等，其變化的脈絡，可謂一目了然。不過這麼一來，讀者們就得有一點洋文拼音常識，才能夠充份的欣賞。好在這祇是一種常識，凡是學過一點A B C的拼讀法的，就都可以應付了。因而看懂這些關於音轉學的文章，完全不是一件困難的事。(74, 2, 25)

(六)

要欣賞戴先生的音轉學作品，一點拼音常識是需要的。但這並不等於說，如果不懂得一點A B C的拼讀法，就完全無法欣賞這些文章。

戴老的文章，基本上是根據音轉原理來進行訓詁考証的工作的。但實際上談論音轉原理的文字並不多，更多的篇幅是在發表他在訓詁考証的工作上的收穫。讀者們如果不諳蠻行文的拼音法，或者對於音轉的闡釋沒有興趣，儘可跳過這些段落，直接領略作者對於問題的研究成果。這樣，比較去看什麼文集詩選的校註、通釋、箋解之類，將是更有趣味，也更有益處。

譬如作者考証了「凡」「泛」「般」「普」「浮」……等字在昔時本是音義相通之後，論斷道：「凡人」即「普通人」，「凡例」即「普通原則」，「凡塵」之義與「普天之下」相同，兩者均為仙境之對。「大凡」等於「一般」，「諸凡」與「舉凡」等於「諸般」，「泛泛」即「普遍」，「膚泛」即變相之「普泛」或「浮泛」，「以奏膚功」猶言「以奏敷功」或「以奏普功」，即「以奏大功」之謂。「泛海」與「普渡」相同。……

我們對於「凡例」、「舉凡」、「膚泛」、「膚功」這些詞語，向來祇知道一個大意；雖然也可以應用，但對於字義並沒有很明晰的認識。一般字典以及書本上的注釋，也往往不會令人滿意。現在經戴老這麼尋根究底、深入淺出地發揮一番，印象就深刻得多了。諸如此類情形，這一批音轉學的作品中可說所在多有，即使不解音轉原理，讀之也當獲益非淺。(74, 3, 4)

(七)

戴先生的音轉學著作，在報刊上分篇發表的時候，讀者中除了覺得曲高和寡、看不懂之外，還有多種不同的反响，其中一種是：閱讀上沒有多大問題，但對文章的内容抱着保留的態度。

這種保留的態度主要是針對地名方面的考証，特別是關於若干南洋的地名。有些讀者懷疑南洋的地名，是否古今一致。如果是今昔異名，或者在幾千年前根本就無地無名，甚至連地都還未曾突出海面，則某些考証豈非成了空的放矢？譬如，我們說中國古書上的歌營國或加營

國，即今吉隆坡附近的加彭，然而馬來亞的古代史竟究有無加彭其地其名？又是否有人在此立國稱王？這些，都還需要進一步查考的。

我於地理之學，一竅不通，對這方面的是非，完全無從置喙。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戴老的「以音轉原理考証古代西域地名」與「以音轉原理考証古代南海地名」二文，無論如何不失為兩篇精彩的力作，甚至於可說是作者治音轉學以來的最大貢獻。因為這裏面提出了許多新的發見或與前人不同的論斷；這許多發見與論斷，又不像一般動詞或狀詞的考証那麼屬於微枝末節，無關宏旨，而是常常牽涉到一些地理學上的大問題或者較重要的歷史事件，值得學術界注意的。例如，作者指出：「扶桑」即「富士山」，所以成為日本的代稱；大禹所到的「孫虞」與「續滿」，即是「三佛齊」與「蘇門答臘」；「三危」不是敦煌東南的三危山，而是長江三峽；「條枝」不是伊拉克或敘利亞，而是土耳其；「大秦」也不是羅馬帝國，而是「雅典」……。凡此種種，祇要有三几處說對了，揭開了千古啞謎，也就足以不朽了。縱使偶有一兩點証據不足，顯得牽強，也是瑕不掩瑜，無損於這批文章的價值的（74，3，11）

（八）

前回談到戴先生的音轉學著作中若干關於南洋地名的考証，有些讀者採取了保留的態度。據我所知，在文字訓詁方面，也有一部份讀者曾表示懷疑。他們通常祇能同意某些淺顯的、比較表層的音轉現象的解釋，不能接受深入的，複雜的窮源溯流的研究。

譬如下列一段——

m,w 乃通轉之聲。例如廣府人讀「晚」wan 如 man。
。「晚」man 轉 u 為「暮」mu，再轉 ei 則為「昧」mei。「暮」mu 加 ng 為客語之「瞭」mung，再轉 i 則為「冥」ming。「晚」wan 或廣府話之「晚」man，棄 w 或 m 則為「暗」an，再轉 i 則為「曖」ai。「曖」加 d 為「逮」dai，「暗」an 轉鼻音則為潮語之「晏」。……

一部份讀者就只能同意 wan 與 man，「暗」與「晏」之類是音轉的現象，至於「暮」「昧」，「瞭」，或者「暗」，「晏」，「曖」等等，就不相信都是音轉的產物。

這一方面，筆者倒是贊同戴老的論述的。我認為一些比較淺近的異聲同韻、或同聲異韻的同義字，只要對於語音問題稍有留意的人都不難於領會，一般文字學的書也大多會談到，讀不讀戴老的文章都無所謂。至於對許多音轉線索比較暗晦的同義字的案隱揭秘，那才是值得重視的新發見，也正是戴老的研究成績中的精華。如果捨去這批精華而祇接受一點文字學上的常識，可就等於買櫝還珠，得益甚微。

其實，只要想到漢字的字音字形的演化發展，不是幾十年、幾百年，而是幾千年的歷史，則對於從 man 到「暮」、「昧」、「瞭」，或者從 wan 到「暗」、「晏」、「曖」這類比較曲折、隱晦的關係，應該是不會覺得奇怪的。如果，經過了幾千年的近變發生，結果

祇產生了類似 wan, man, 或「暗」「晏」這種顯而易見的音轉現象，那反而是值得詫異了。（74、3、18）

（九）

昨晚翻閱本地新到的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修訂本（第一冊），在「屈原與楚辭」一章，見劉氏舉出「詩經」和「楚辭」各一段，對照比較，指出「詩經」中的語助詞「思」字和「楚辭」的「些」字，只是一聲之轉，意義和用法都相同。劉氏所舉例証如下——

詩經：「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楚辭：「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纖按鼓，造新歌些。涉江採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這些，本來是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早就說過了，但此刻讀來却是印象特別深刻。原因大概是被迫冒充內行，要替戴老的「漢語音轉學」寫序，則對於有關音轉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比較留意起來。

劉大杰所舉的例子，正好說明了漢語音轉現象的複雜與曲折。從「詩經」到「楚辭」，時間不過三百年左右，然而作為語助詞的「思」字，却已經衍變為「些」字，如非文字學家加以比較研究，道出此中音轉關鍵，我們幾乎聯繫不上來了。

漢語音轉現象的複雜曲折，也可以從另一方面來說明。筆者平日聽幾位江浙籍的朋友講方言，發覺凡屬 t, th, n 聲開頭的字，很少會跟 an, ang, 或 ing 之類韻母結合的。譬如「電」，「天」，「年」，常常讀如「碟」（去聲），「疊」（平聲），「尼」。試想，這一系的方言，如果處在一個交通阻隔，與其他語言系統無從交流的孤立狀態之下，不斷推演發展，那麼，再過三幾千年之後，許多字的讀音，與目前普通話的距離豈非愈來愈遠？而在此遞變過程中產生出來的許多聲異義通的「別字」，不就是一批源流暗晦，不易捉摸的同義字了嗎？（74，3，25）

（十）

前些時在一個宴會上聽 C 君提起，他的同事中有一位老教師，不但是戴先生的音轉學著作的忠實讀者，而且對於戴老推崇備至，讚不絕口，說是「戴淮清這個人真是了不起。」

這可以說是讀者們對於戴老的文章的另一種反響。

這一句「了不起」的評語，真正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據筆者推想，主要恐怕還是指的戴老的研究工作的深度與廣度。戴老對於錯綜紛繁的音轉線索，追跡躡跡，窮其源流，動輒揪出一批數量驚人的同義字來，在訓詁方面：大大突破了前人的成就，這是最容易欣賞的一點。茲再舉一例於下——

「怡」或融洩之「洩」，音 yí，轉為「悞」、「愉」。

、或不豫之色之「豫」yu。「豫」加 ch 爲「悅」yueh。「治」加 ou 爲悠然自得之「悠」或優游之「優」與「游」yiu。以上九字轉 ng 則爲融洩之「融」yun g。樂、愉、豫 yu 轉 sh 爲「舒」shu。「舒」幸 u 爲「適」sh。適與舒加 ng 則爲爽快之「爽」shuang 或「祥」siang。怡 yi 轉 sh 爲「壽」、「熹」、或「禧」shi，以上三字加 ng 則爲「興」shing。「興」轉 c 聲爲「慶」ching。又熙、喜、烹、或禧加 a 爲融洽之「治」或愜意之「湊」snia。愜亦讀如「切」chieh，轉 n 則爲「嫌」chian。……「廉」轉 ng 則爲稱心或稱快之「稱」cheng。因 sh h 通轉，由「愜意」轉爲「合意」。「悠」yiu 轉 ao 爲「陶」yiao，故「陶然」猶言「悠然」或「怡然」也。陶然之「陶」不宜讀如「桃」。……

原來，從洩、怡、愉、豫到舒、適、祥、熙、再到喜、興、稱、慶、悠、陶、融、愜……等數十字，都是同根生出的幾條藤上的瓜果，聲近義通，由某一個單一的語根或字源生發演變而來的。

總之，這是文字學上的一片新大陸，如果不是戴老的探索與發現，我們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門學問，竟然還有這麼寬廣的天地呢。

(74 • 4 • 1)

目 錄

- | | | |
|---|----------------|-------|
| 一 | 方修先生序 | : 1 : |
| 二 | 以音轉原理正名辨義 | 。。1 |
| 三 | 以音轉原理考証 漢代西域地名 | 。。160 |
| 四 | 以音轉原理考証 古代南海地名 | 。。167 |
| 五 | 其他地名考 | 。。180 |
| 六 | 跋 | 。。190 |

以音轉原理正名辨義

「矚」與「注」音同義通；「矚目」猶「注目」也。「矚」ju加n爲「睽」jun；加ng則爲「睽」jung。以上諸字轉an則爲「瞻」jan，例如「高瞻遠矚」。「瞻」jan加i爲「見」，「鑑」，「監」，或「鑑」jian。「見」jian棄an則爲「覷」ji。廣韻：「覷，居悸切，音季」。查「覷」字當與「窺」，「規」，「覷」，「睽」同，但因前人注音混亂，遂致「窺」讀如「虧」kuei，「規」讀如「歸」guei，「睽」讀如「奎」kuei。集韻：「覷，其季切，音悸ji，視也。亦作覷」。今蘇州人因無an音，讀「見」jian如「覷」或「規」ji。因j d乃極易通轉之聲，「矚」ju轉d則爲「睹」或「覷」du。按「睹」與「覷」之偏旁爲「者」je，原從彳彳。與「瞻」同音之字有「覷」，但因用法不同，此兩字之意義稍有差異。說文：「覷，窺也」。左傳成十七年：「公使人覷之，信」。「見」jian棄a爲「覷」jin。下見上曰覷。禮曲禮：「天子當依門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覷」。註曰：「春見曰朝，秋見曰覷」。「瞻」jan加g爲「掌」jang，故「掌門人」之「掌」即「瞻」之謂也。今客家人謂看門爲「掌門」。

「瞧」chiao轉ai爲「睬」chai；此兩字轉iou則爲「睨」chiou。字彙補：「睨睨俗言也，詞家多用之」。以上諸字轉入聲則爲「察」或「際」chad。顏延之贈王大常詩：「聆龍睨九泉」。郭璞讀騷黃鳥贊：「鵠鵠之鳥，食之不瞧；爰有黃鳥，其鳴是叫。」

「視」sh加n聲則爲「審」shen。一作「覷」。「視」sh加u爲「熟」shu；「審」shen轉u亦爲「熟」shu。因此，「熟視」猶「審視」；「審察」猶「視察」也。「視」sh加ng聲則爲「覷」或「省」sheng。「省親」即「視親」之謂；「覷視」猶「審視」也。字彙補：「覷，審視」。論語：「吾日三省吾身」，此猶言「余每日三審余身」也。與「視」sh同音之「識」sh加ng聲亦爲「省」sheng，例如「不省人事」。

「瞭」liao轉t爲「眺」tiao，故「眺望」即是「瞭望」。此兩字轉y則爲「遙」yiao。類篇：「遙，遠視也，與瞭同」。同理，「遠」liao轉t爲「迢」tiao，再轉y則爲「遙」yiao。「撩」liao轉t爲「挑」tiao，故「挑戰」即是「撩戰」。「療」liao轉t爲「調」tiao，故「調養」即是「療養」。此兩字轉y則爲廣府話之「休」yiao，故「休養」，即「療養」或「調養」也。

「顧」gu加ian爲「觀」或「關」guan，故「顧」可作「看顧」解，亦可作「關照」解。「關」guan轉i則爲客話之「眷」gian；因此，「眷顧」即是「關顧」。

「睇」mi加n聲則爲「睨」mian。「睇」mi轉n則爲「睨」或「昵」ni。說文：「睨，目偏合也」。以上四字之真義爲眼睛半開半合，常用以形容含羞之少女。後來文人常以「睨」代「睇」。張衡西

京賦：「脰競流眄，一顧傾城」。康熙字典：「沅門，轉眼貌」。「眄」mian轉ou則爲「眸」mou。

「速」su加n爲「迅」sun或「尋」sun；再加a則爲「旋」suan。晉羊祜讓開府表：「以身誤陛下，尋高位，傾覆亦尋而至」。睨目謂之「瞬」sun，亦形容其快捷也。

「穿」chuan之去聲爲「串」。男反穿女服或女反穿男服，謂之反串(transvestite)。將錢貫穿成一串，謂之一串。「串」chuan轉g爲「貫」guan，故一串錢亦謂之一貫。串演者，穿戲服演戲之謂。

客話之「且」chia加m則爲客話之「暫」chiam；故「得過且過」即「得過暫過」之謂；「且慢」猶言「暫慢」也。客話之「暫」chiam轉n則爲「權」chian，故「權且」即「暫且」之謂。以上諸字轉ung則爲「充」chung，例如「權充」。今潮州廈門方言之chin chai（均讀去聲）即「且」之謂也。苟且之「苟」gou亦猶「且」也。「苟」gou省o則爲「姑」gu，故「姑且」實爲「苟且」之轉語；但因習慣用法不同，苟且與姑且之義或有不同。與「苟」，「姑」同源之字有「孤」gu與「辜」gu，例如「辜負青春」或「孤負青春」。此猶言苟且度日，有負青春也。負者，背也。

加以解剖分析，謂之「解釋」，故「釋」與「析」通。「析疑」猶言解釋疑難，「冰釋」猶言「冰析」也。又「釋」si加eh爲「卸」sieh，故「如釋重負」之「釋」，實猶「卸」也，其音轉形態與「寫」si之轉爲「鞋」sieh同。「釋」si轉e則爲「捨」se，故「手不釋卷」之「釋」實爲「捨」也。

客話之「甲」gup轉ai爲「蓋」gai，再加n聲則爲「冠」guan。因此，「富甲天下」猶言「富冠天下」或「富蓋天下」也。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甲乙丙丁之「甲」即「冠」之謂也。

甲乙丙丁之「乙」yi實猶廣府話之「乜」yi也。「戊」wu即「五」wu也。

「包」，讀如bao陰平，讀上聲則爲「保」。此兩字轉入聲則爲「必」bid。此三字意義互通，例如「包贏」，「必勝」，「保你成功」。

「一」，「亦」，「依」三字音同義通。一樣之「樣」yang棄g則爲客話之「然」yian(=yan)，故昔日之所謂「亦然」或「依然」實猶今之所謂「一樣」也。「一」與「亦」yi加eh則爲「也」vieh，故「也是」猶云「一樣」或「亦然」也。以上諸字轉iou爲「猶」yiu，轉in則爲客話之「仍」yin，故「依然故我」猶言「仍然故我」；「風韻猶存」猶言「風韻仍存」也。以上諸字轉u則爲客話之「如」yu，故「如舊」猶云「依舊」或「猶昔」也。

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依」yi加no u則爲客話之「柔」或「悠」yiu。因y與r爲通轉之聲，今北平人讀「柔」爲rou。「柔」rou轉uo爲「弱」uo。由此觀之，楊柳之「依依」實形容其柔弱也。「悠」yiu轉an則爲奄奄一息之「奄」yian或厭厭

其苗之「厭」 yian。詩小雅車攻：「悠悠旆旗」。詩周頌載芟：「厭厭其苗，綿綿其黑」。「柔」rou 轉 en 爲「荏」ren，轉 an 則爲「染」ran。詩小雅巧言：「荏染柔木」。「染」亦作「冉」，義與「冉」同。離騷：「老冉冉其將至」。楚辭九章哀郢：「湛湛弱而難持」。

「罷」ba 加 n 聲則爲「便」bian。潮州人之所謂「便然」即是「罷了」之謂。

「顏」tuei 轉 a 爲「場」ta，再加 n 則爲「坍」tan。禮檀弓：「泰山其頽乎」？今語稱暴露短處於衆人之前曰「塌臺」或「坍臺」。「臺」tai 加 ng 聲則爲「唐」tang，故「顏唐」猶言「顏塌」或「坍臺」也。文選王褒洞簫賦：「顏唐遂往」。注曰「隅墜貌」。辭海曰：「按此以狀聲。俗亦謂意興闌珊，精神不振曰顏唐」。

「悠」yiou (=you) 加 n 聲則爲「芸」yun。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皆是」。辭海註曰：「悠悠，衆多也」。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遲」轉入聲則爲「錯」，故「差遲」即是「差錯」。元曲秋胡戲妻：「休想道半點兒差遲」。漢書司馬相如傳：「紛湛湛其差錯兮」。

詩鄭風：「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之注音爲「抽」chou。余以爲「瘳」即「瘥」之古文。客人讀「瘥」如 chou，今之注音則爲tsuo，「瘥」tsuo 加 n 聲則爲「痊」tsuan。

「燼」，音藍lan；轉iao則爲燎原之「燎」liao。玉篇：「燼，火焱行」。集韻：「燼，焱延」。「焱」即今之「焰」也。淮南子覽冥訓：「火燼焱而不滅」。

同理，「濫」lan 轉ao爲「滂」lao，再加 i 則爲「涼」liao。「攪」lan 轉ou爲「攪」lou，轉ao則爲「撈」lao。「襤」lan 轉iu爲「樓」liu。襤者，衣爛之謂也。

「曉」shiao 棄 s 則爲客話之「曉」hiao，再轉ei則爲會意之「會」huei。因此，「會不會？」猶言「曉得不曉得？」

「舍」she 轉ia爲「廈」shia。客話之「第」ti 加 ng 則轉爲「廳」ting，再轉a則爲「堂」tang。「第」ti 加an則爲客話之「殿」tian。

客人讀「辨」如「判」pan，由此可知此兩字義同而字異。今試舉例以明之：「前後判若兩人」之「判」，實與「雌雄莫辨」之「辨」同。「審判」即是「審辨」，謂審查事實以辨別（判斷）是非也。

「噉」轉陽聲則爲今之「噉張」。辭海云：噉：音獲，大呼也。噉，音罕，大聲呼也。史記信陵君傳：「晉鄙噉噉宿將」。辭海註曰：按謂意氣盛也。余以爲「噉」之古音或爲huo juo，均讀入聲。此兩字轉陽聲則爲客話之「噉張」hiao jong。「噉」juo 轉a則爲「咤」或「吒」ja；此字轉i則爲「叱」ji。辭海註：叱咤，發怒聲也。又作「叱咄」或「叱咤」。說苑反質：「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國策燕策：「怒睚奮擊，咆噉叱咤，則徒隸人至矣」。由此觀之，「咆噉」亦猶「叱咤」也。辭海「咄咤」條：猶言呵叱。

。王勃上劉右相書：「咄嗟可以降雷雨」。「咄」之讀音既爲ji，則此字當與質備之「質」同。客人讀「質」如ji。「咄」亦作「咋」。辭海引考工記臧氏「修則咋」注云：「咋，讀爲咋咋然之咋，大聲也」。

「誤」wu加o則爲「譌」wuo。此兩字轉ei則爲「僞」wuei。「譌」亦寫作「訛」，但余相信「訛」字原不讀如wuo而讀如「花」。何以見得？今舉例以明之。客人謂說謊爲「花舌」fa shed，即「訛舌」之謂也。辭海引詩小雅節南山「式訛爾心」註云：訛，化也。是爲「訛」原讀如化之旁證。「訛」hua加ng聲則爲「誑」huang。余相信「誑」之古音亦爲huang，後來被誤讀爲「逛」guang，再後又被誤讀爲「狂」kuang。今人謂「花言巧語」實爲「訛言巧語」之謂。

「侮」與「誣」音同義通。「誣」wu加ng聲則爲「罔」或「罔」wang。晉書卻詵傳：「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眞僞相冒」。

客人讀「誦」如gid，轉ei則爲客話之「詭」guei。此兩字加n聲則爲客話之「姦」或「奸」gian。說文通訓定聲：「心詐爲譎，言詐爲誦」。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皇疏：「譎，詭詐」也。「詭」亦作「宄」或「軌」。書舜典：「寇賊姦宄」。傳：「在內曰姦，在外曰宄」。左傳成十七年：「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說文通訓定聲疑外內字誤倒。今人之所謂「內鬼」即「內宄」之謂也，譯爲今語則爲「內姦」。

「錯」與「謫」音近義通。論語爲政：「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辭海註：「謂擢用與捨棄也」。漢書霍光傳：「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戎」。國語齊語：「桓公擇寡功者而謫之」。

又「錯」與措施之「措」通。史記秦始皇紀：「舉錯必當，莫不如畫」。荀子天論：「舉錯不時」。荀子榮辱：「舉措時」。後漢書王霸妻傳：「容服甚光，舉措有適」。今人謂「棋高一着」之「着」即古人之所謂「錯」與「措」也。

「康樂」之「康」kang棄ng聲則轉爲「愷」kai，從「愷」又變爲「快」kuai，故昔之「康樂」，「愷樂」或「豈樂」即今之「快樂」也。詩小雅：「豈樂飲酒」。康熙字典曰：「愷，軍勝之樂也」。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振旅愷以入于晉」。周禮秋官大司馬：「愷樂獻于社」。因「愷」與「凱」通，「凱旋」者奏愷樂而還之謂也。同理，「凱風」猶言「愷風」。詩衛風：「凱風自南」。正韻：「凱，和也；南風謂之凱風」。

「謔」yi加n聲則爲「謔」或「魘」yian。寐語謂之「謔」。「謔」亦「藝」也。

朝鮮之義爲freshness of the morning，故應讀如「昭仙」，不應讀如「潮規」。但今日若干電台之廣播常誤讀朝鮮爲潮規，致不符原義。

表章之「章」jang轉y爲「揚」yang，轉i則爲「旌」jing

，故「表章」與「表揚」，「表旌」同。周書：「故爲車服以旌之」。
○後漢書胡廣傳：「德以旌賢」。左傳莊二十六年：「旌君伐」。
「竭」字之偏旁爲「曷」，原應讀如「曷」或「渴」he，但今音
卻讀如「傑」jieh。今客人謂力竭爲 hot，而潮州人則曰 haig。余
以爲此乃古音也。左傳莊十年：「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史
記太史公自序：「神大用則竭」。裴諫柳下惠文：「夫子之不竭兮，
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若以客話或潮語讀此三句，則
文義益明。與「竭」之意義相近之字有「歇」與「渴」，但讀音又不
同。

yu wu乃通轉之聲。「迂」yu與「邁」yu古或亦讀如「汗」wu
；wu轉ei爲「團」wei，再加h聲則爲「迴」huei。「迴」huei轉
ai爲「懷」huai，再加n聲則爲「環」huan。「環」huan轉sh爲
「旋」shuan，轉ng則爲「還」huang。管子君臣篇：「民迂則流
之，民大流則迂之」。周禮夏官環人註：「環猶圉也，主圉賓客任器
，爲之守衛」。春秋提要註：「環其城邑曰圉」。史記五宗世家集解
：「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文選謝莊月賦：「滿堂變容，迴還如
失」。尚書皋陶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孔安國註：「懷
，包也。襄，上也」。「環」huan與「旋」shuan轉j聲則爲「遶」
jar。楚辭九歎怨思：「寧浮沅而馳勢兮，下沅湘而遶迴」。

「蟬聯」與「蟬連」同。「蟬」與「蟬」原爲「時延切」，應讀
如「閒」。楚辭九歎逢紛：「余肇祖于高陽兮，惟楚懷之蟬連」。文
選左思吳都賦：「蟬聯陵邱」。南史王筠：「自開臨以來，未聞爵位
蟬聯，文彩相映，如王氏之盛者」。「蟬聯」亦作「蟬連」，原爲疊
韻之聯絲字，與鳴於樹上之蟬無關。「聯」或「連」lian轉sh則爲「
蟬」或「蟬」shian，故「蟬」或「蟬」亦即「聯」或「連」也。今人
讀「蟬聯」爲「殘聯」，且以爲樹上有數蟬前後相連，非也。「連」
或「聯」lian轉y則爲「媽」或「媛」yian。漢書楊雄傳：「有
周氏之媛媽兮」。注：「應劭曰：媛媽，連也」。文選張衡南都賦：
「垂條媛媛」。註：「枝相連引也」。「聯」或「連」lian轉m則
爲「綿」mian。此三字轉y則爲「延」yian。以上四字轉p則爲
「翩」pian。文選枚乘七發：「蒲伏連延」。舊唐書高駢傳：「節
旄聯翩龍柴汗漫」。文選陸機文賦：「浮藻聯翩」。李白：「短翮徒
聯翩」。「連」或「聯」lian省an則爲「連」li。「媽」或「媛」
或「延」yian省an則爲「邁」或「迤」yi。文選吳質答東阿王書：
「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邁迤也」。梁武帝遊鍾山大敬愛寺詩：
「迤迤高穆懸」。「縣」mian棄an則爲「摩」或「瀾」mi。文選
楊雄甘泉賦：「封樹石闕，池靡乎連屬」。詩王風黍離：「行邁靡靡」。
文選鮑照蕪城賦：「瀾池平原」。「綿」mian省i則爲「漫」
man。舒元興牡丹賦序：「瀾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
「蟬」或「蟬」shian棄尾則爲「施」sh。詩周南碩鼠：「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陸離樹葩，參差施靡」。「
瀾」mi加ao爲「渺」miao。文選木華海賦：「瀾瀾攸漫」。